

和亲家初次见面,总要找个地方叙叙。半月前,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...

万家灯火

选择饭店

胡玉凯 任雨涛



“黄浦”饭店请了几桌,如今不过过得好好的,也没有黄。儿子说,过去是什么年代,现在是什么年代?

世相百态

中奖没人信

云儿

我们中了一等奖,奖品是一台方正笔记本电脑。但是没人信。在股市沉浮多年的友人回信息:股市跌破两千点,你能中一等奖?才怪!

应当说我在来英国前英语还算可以的。用英语在大学教老外的中医和针灸,在外贸公司跟老外做生意...

域外见闻

英国人的幽默

长河

老夫妇没带雨具在雨中乐呵呵地向我迎面走来,淋得满身是雨。当时我便想到了美国电影《雨中情》的情节...

心灵驿站

做幸福女人

郭克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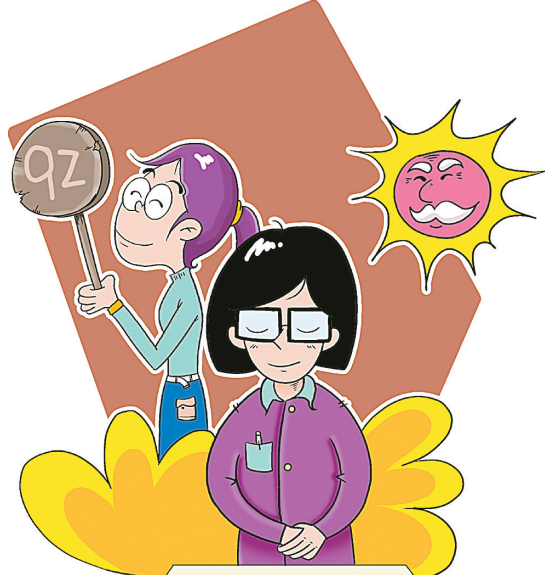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决定重新做回我自己。找出尘封已久的职业装,穿上高跟鞋,对着镜子里那个青春照人的女人大声说:“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!”

人在途中

愧对学生

马新敏



大学毕业后,我应聘到一个大专院校当辅导员。当时,学校人事部门的一个领导对我说,辅导员要有一年的试用期...

虚,因为听说那地方喝梅茶都不少钱,绝不是我们老百姓去的地方

儿子和未进门的媳妇,毕竟多读了几年书,居然能在全市上千家饭店中找到百合酒家,百合百合,和和美美,名字又好,档次又高...

不要说,这个饭店真红火,很有时代气息,进出的都是成双成对,大厅里还放着“夫妻双双把家还”的黄梅戏。

婚事算是定下来了,但未进门的儿媳妇却闹了一场,说我这个老公公,太不通人情事故,哪有结婚送礼的?

涛涛图

“如果我的身边走着的是年轻的情人,那是理所当然的事。”老太太紧紧拉着老先生的手乐呵呵地笑道:“我这辈子从来就没有把你当丈夫,总是把你当情人,不是吗?”

说英国人的幽默无处不在,无时无刻不有绝不过分。应当说,幽默已经深深地刻入英国人的基因和骨髓。

英语与汉语的差异有很多,但我认为有幽默或多少幽默是这两种语言最显著的差别。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非寻常灿烂的文化,却没有给我们留下幽默的习惯和遗传。

24

简又然到除北京外的其他四个招商办转了一圈,总体工作应该说是令他满意的,有三个项目已经签订了初步意向性的协议。

在会上,出台了东湖县领导干部逐步离岗招商的决定。30名科级干部正式离岗招商,这在东湖县算得上是个新闻。

“也许是吧?不过,也好……”小郑含糊着。李明学打电话给李明学,说有点事找他。简又然就端着杯子,上了楼。

简又然进来后,李明学上前把门掩上,说:“罗望宝的摊子基本查清了,纪委决定对他双规。”

“噢!”简又然并不吃惊,这是他预料中的事情。现在,他等着李明学的下一句话。果真,李明学轻轻道:“那个吴大海还是没坚持原则的。实事求是,好啊!”

“是啊,我总感到吴大海这个人虽然犯了错误,但在水阳镇,也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。可惜了啊!可惜了。”

简又然回到自己办公室,小郑跑进来,说:“罗望宝罗主席被双规了。”

简又然没有说话,只抬头看了眼小郑。小郑又道:“听纪委的人说,刘书记前几天向廉政账户放了一笔钱。不知是真的还是……”

“这事以后少问。小郑哪,我们去北京一趟?可化工的事,看来还是要跑啊。李雪一个人在,我不放心……”

“北京都好几年没去了。什么时候动身?”

“下周晚一点吧。你做好准备,联系下机票。”

小郑高兴地哼着歌出去了。罗望宝的双规,在东湖震动很大。罗望宝是土生土长的东湖人,而且从工作开始,就一直任东湖。

现在,罗望宝因为吴大海的事情,被双规了,东湖官场上的不安,如同来势凶猛的病毒性感冒一般,渐渐地让许多人蔫了,往日平静之下的喧闹,现在近乎无声了。

简又然明显地感到了这点。早晨,他刚刚到办公室,小郑就过来说:“罗望宝要自杀。简又然吃惊不小:“自杀?”

“是听说的。没有成功。”简又然端着茶杯的手,不自觉地颤了一下。

25

天仿佛漏了似的,雨不断地下着。从六月底开始,一直持续地下了半个多月。桐山县境内多条河流决堤,山洪暴发,部分矿井也不得不临时封闭。

杜光辉从小生长在平原上,没有见过这样的发水阵势。六月初,他特地请了三天假,陪着凡凡参加了高考。孩子考得不错,这让杜光辉感到很欣慰。

在连续的大雨到来的头一天,杜光辉和凡凡上了一趟窝儿山。凡凡对山上的一切都觉得新鲜,路边的草,树上的叶子,山上的花,还有在草丛中爬行的大虫,他都要停下来细细地看看。

简又然回到自己办公室,小郑跑进来,说:“罗望宝罗主席被双规了。”

简又然没有说话,只抬头看了眼小郑。小郑又道:“听纪委的人说,刘书记前几天向廉政账户放了一笔钱。不知是真的还是……”

“这事以后少问。小郑哪,我们去北京一趟?可化工的事,看来还是要跑啊。李雪一个人在,我不放心……”

“北京都好几年没去了。什么时候动身?”

连载

“是啊,大体上拍完了,最后一场特别出彩的,就等您了。我们的布景还专门为您留着呢。”小姑娘嘴很甜。

“好,既然是冯导说的,我就去。”我答应得十分痛快。冯导挂了电话立刻去向冯导汇报:“冯导能来。”

很快,我收到了传真过来的剧本,只有两页。我开始觉得不过是小菜一碟,仔细一看却含糊了,“打劫呢!严肃点儿,不许笑……”

一周以后,我如约到了现场,心里没底。最先见到的是范伟,因为知道他就是剧本里跟我搭戏的那个“胖子”,赶紧凑上前问:“范伟老师,这段怎么演啊?什么意思?”

范伟也是一脸糊涂,长叹一声:“哎呀……我哪儿知道?”

过了一会,剧组的人陆续来了。我随便抓住一个工作人员问:“你们这戏怎么演啊?是喜剧吗?”

他好像一头雾水,扭脸问其他人:“咱们拍的是喜剧吗?不是吧?”

众人迷茫地摇头。过了一会,葛优来了。我迎上去问他:“葛大爷,咱演的这个是喜剧吗?”

葛优摸摸后脑勺,慢悠悠地拖长音说:“喜剧?不是吧。我没觉得我演的是喜剧。”

“真的不是喜剧?别骗我。”“好像不是。”言毕,他又摸了摸后脑勺。我越觉得葛大爷的话不能信。

又过了一会,刘德华来了。我跟他说不熟,工作人员介绍我们认识之后,我立刻低声打听:“冒昧地问您一句,咱这个片子是喜剧吗?”

“我觉得,咱这个片子可能跟我开玩笑,只有他的活能信。刘德华听我这么一问,愣住了,反应了一会才说:“好像……不四(是)吧?”

哟?这下我彻底蒙了。刘德华说不是,那就确实不是了。其实,我自己看台词也觉得不像喜